



明堵文忠公詩經澤書序

詩經澤書明義興堵牧遊先生著不分卷亦無序目按

南岳張夏撰堵文忠公年譜載此書成于崇正八年

四月又有禮經澤書五卷春秋說義四卷

父子竝没于軍旅遺書多散佚不傳予向嘗得公

年譜去秋遊桃溪見盧氏茗南書屋所藏公遺集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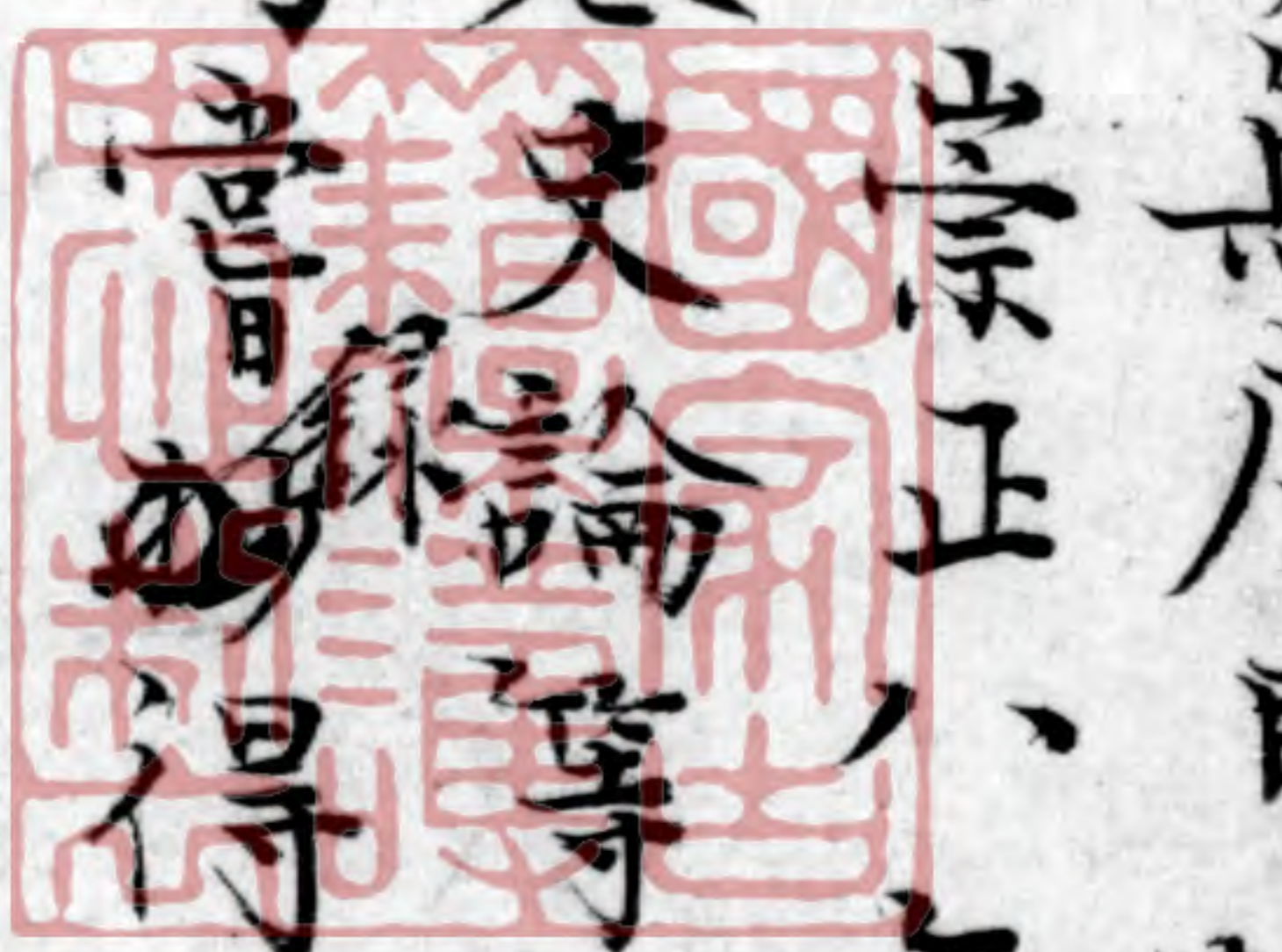
五册自奏疏詩文家書家規而外各經解惟列其名

目而無書今復從徐舍陳子景辰借得此舊鈔本因

亟為傳錄其副古來名臣贊將帥類多好經術如關壯

繆岳忠武皆能通春秋大義見於紀傳矧公以名進

士起家迨國步阽危之日入秉衡出督師旅慷慨激



數俱緩填

烈負回天倒日之志而于戎馬倥傯之餘猶死之學
細經繹史不少輟何其志之苦而學之勤也詩曰
王事靡盬不遑將父諸葛武侯曰鞠躬盡瘁死而後
已非公之謂與公所著諸經不見于經義存亡攷竹
垞檢討大約以千頃堂書目為藍本黃氏開載則朱
氏亦不錄予得此書而歲之拜經樓又添一遺經不
尤可喜也哉

每文名空尾不要逐篇接連

校正 勞改正修補

陸辛齋先生集序

昔孟子有言誦其詩讀其書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論
其世也鄭康成既為三百篇作箋復歷攷作者之年
世為詩譜上下古今傍稽遠紹究其出處始以觀
風雅正變自四始五際之微旨莫不瞭如指掌循
是以推焉雖如黍離之閔宗斐秀之慨故國千載而
下猶使人蒼聆其警效低徊留連而不能已也夫是
知知論世之語善讀詩者誠莫孟子若也邑前輩陸
辛齋先生為勝國遺老感其先人真如先生之節槩
絕意名場不就徵辟放浪為山澤之遊間寄跡人海

與燕趙酒人悲歌擊筑相應和逢雅人勝流時亦破涕為笑然青蓮在泥心終不染故一時名公鉅卿若愚山阮亭諸公莫不折節定交篇章往來酌醕無虛日由是辛廔之名布益著海內并其弟紫度有冰輪二陸之目而先生于吟咏尤有篤嗜早歲嘗效梅聖俞日課一詩覈其生平所作當不下萬首惜身後多散佚即已梓之帶星堂初二刻自經板燬亦鮮傳本予訪求垂數十年所得僅殘編斷簡篇什寡恒為之悵惋去秋偶過硤川遇王君仲言出此編見眎蓋皆其手所輯也凡古近體詩三千餘首合詩餘雜著共

校正

二十卷又按其事實作年譜二卷參伍攷證多所據依噫仲言之用心可謂勤矣予為之狂喜旬日始卒業先生之詩沈博古豔氣調高渾有嘉隆七子之遺又多經歷患難其幽愁憂思抑塞磊落之槩往見諸言外固當為當代諸公所推重苟非仲言極意蒐訪其不為廣陵散也者幾希抑予更不能無嘆者昔查初白內翰實先生快婿無忝冰清玉潤迨先生老疾則扶持調護沒則經理卷紀惜未及訂定遺集如李漢之于昌黎直至百季之後得仲言而裒香之豈亦如宋遺民之作必竦陸大業張丁程敏政之流而後

下不朽

顯與仲言故負士常恨無力授釋以存鄉邦文獻
以爲書不難而難亦百傳若是以編好義者則好
全大近有別本刻子點揚未審視此何才姑與也
嘉慶壬申立夏日後學吳 書于小桐溪之耕煙山館
時年八十

〇〇

鈔本

校正

抱經堂集序

抱經廬先生之歸道山屈指十八載矣方先生之沒也騫
 走哭諸寢門葵往視其窆畢封乃去及同人彙刻遺集得
 之為獨先他日鮑君以文過溪上之敬廬而言抱經堂集
 梓成久矣未有序環顧先生平昔交游大半零謝予其可
 無一言乎騫深謝不敏既而伏念辱先生之知垂數十
 年每摳趨請業無少厭倦謬以直諒多聞之友見許晚至
 有願言與夫子永結為弟昆之語且先君子碣墓之文實
 出先生手畢嗚呼是雖欲以不文辭得乎竊觀先生之學
 原本六經沿洄于先秦兩漢扶樹風骨含咀英華其發而

為文磅礴鬱積牢籠萬有灑、靈、日星麗而霞霽變至
于探賾索隱浸淫乎義訓反覆乎句讀開來繼往其勤可
謂至矣先生少志卓犖厲操行孝以事親忠以取友廉謹
嚴忼慨懷濟時之畧比擬魏科入詞苑出典粵東試視學
湘楚思以文章報國俄因言事議左遷旋請養歸遂不
復出林居餘二十年歷主晉陽鍾山龍城婁東暨陽等講
席所至執經問業弟子之舍恒滿先生教人首重倫品而
次學術耳一善言見一善行輒津津道之不去口故被賞
識士莫不束脩自好尤癖嗜典籍幾忘寢饋聞人有異書
必宛轉假錄遇晉承則為校正而歸焉人亦樂以借之嘗

校正

謂士不可頃刻離書譬魚不可須臾離水時以為名言家
貧無負郭之產藉脩脯以給晚主崇文書院浙西人士咸
樂其化駸、有鄒魯之風會權使者晉接禮稍弛先生乃
拂衣去而之鍾山時已薦老抱病衝嚴寒道病劇還抵龍
城書院而終無何儀徵阮侍郎來視浙學雅慕先生名甫
下車即訪之則先生已謝世為悼悵者久之噫奚晚景之
多轆軻也然而先生著書滿家已足垂諸不朽矧摩經
傳起廢鈎沈尤有裨于聖學昔人嘗惜鄭康成未與天祿
石渠之選騫以為藉使先生生于隋唐間與老師宿儒整
齊故訓蒐集遺亡其匡贊宏益之功當亦不在陸曹顏孔

諸公之亞爰不揣固陋聊抒梗概以詒于鮑君云爾壬申冬十月

讀經題跋序

通天地人之謂儒儒固三才之一乎聖人立言以垂教萬世與天地同其永久六經四子之書布在兩間使人如布帛菽粟日用飲食斯須頃刻之不可離也故曰與天地合其德聖人作之儒者述之儒之任不綦重與自孔子沒而微言絕復罹秦火之厄漢唐以來掇拾經義箋傳訓詁義疏講解之籍無慮數千百家汪洋浩瀚衆說紛紛自非宏通淹貫識力兼擅之士安能扶擇幽隱而闡發其精蘊斯昔人所以有皓首窮經之歎也竊嘗讀松霽先生讀經題跋之作洵可俾識超學博能自出精意以發揮先儒之旨非僅

從古人脚跟覓生活者比先生自少耽志經術
學身迄于耄老未嘗一日廢學迨庚午重賦鹿鳴蒙
稽古之榮為東南人士領袖今且屆伏生授經之年
仍著書不輟誨人不勸豈非希世之人瑞乎世不乏
譚經家往、故為岐說高論以示矜耀又有一二喜
新好異指摘瑕璽疑經惑傳一同聚訟先生之書胥
平心易氣于古今諸儒之說斟酌衡平舍其所短取
其所長無偏黨過激之論至夫推步歷術以及音聲
字母之學要自有心得見之明而信之確故卷末附
錄諸條以發明微旨亦非故為好辯也海昌儒林前
輩夙推張元山朱康流二先生先生與相代興殆有

意弟子籍者
數百人
有授成和
方

過之無不及者當事雅重先生名延主鹽寧講席垂
數十年意弟子籍者數百人著錄甚多傳布遐邇
惟是編尚藏篋衍行將壽梓為國門之懸學者苟能
奉為指南從此治泗津遠近則瀛洛闕閩遠則兩漢
六朝諸儒之說上下古今參伍攷訂以相印證而弗
為俗學之歸豈非先生之所厚望者哉

書院

校正

己未詞科錄後序

制科之興肇于賢漢良方正文學異等諸科而名目之繁
莫過于唐以新舊史及太平御覽文獻通考等攷之不下
七十餘目若雲麓漫鈔所列則多至一百有餘中惟開元十
九年博學鴻詞科號為得人迄乎宋代雖間亦用制科鴻
詞等取士大要與科舉無大相遠且名分五等而所取惟
列下三等上一二等仍虛其位故士亦不甚以為重元明
以來此科遂廢

我朝

列聖相承文教亶敷明揚側陋

聖祖仁皇帝以康熙己未年特開博學鴻詞科以收羅天下賢雋奇才異能之士雖布衣韋帶巖穴幽隱莫不徵求辟薦

上親臨軒制策一擢取一二等並罷以清秩纂脩明史良緣上用誠求下以實應于是經儒碩彥名臣傑士一時景集蓋自設科取士立賢無方風雲際會之盛從古罕觀至于今雖去之百數十載使人思慕不衰於戲此少司寇小峴齋先生所以有己未詞科錄之輯也先生于宮諭對巖先生實本生高祖家世清門天挺殊異于書無所不窺習聞掌故其為是書上自制詔下及奏疏旁采家傳碑誌

校正

集錄記載綱舉目張有體有要非特詞科鉅觀洵足備昇平之佳話者矣或謂先生自高曾以降累世科第領袖縉紳而先生又以詩賦起家稔于先世舊聞藉以發揮前業鼓吹休明此猶淺之乎闕先生者也從來有天下者必資賢佐唐虞之際岳牧咸薦故皋夔元凱布列在位然後成邽隆之治三代而還惟漢最為得人文景武宣世名臣輩出若鼂錯董仲舒公孫宏朱雲何武轅固黃霸朱邑之倫並以特制科為天子拔取凡所對策忠言謹論史不勝書降及東京賢良節義之士亦多出自此科我聖祖仁皇帝睿謨淵斷度越古今慮專尚制義不足以盡

收天下英竒特舉千百年之曠典

高宗純皇帝敬天法

祖以乾隆丙辰年復 詔開博學鴻詞科得士亦並一時
俊傑繼繼繩繩後先輝映迄今流風餘韻猶有存者先
生被

兩朝知遇之隆敷歷中外垂數十年蓋深有慕于聖主賢
臣盛德鴻業古今一揆暇日輯為是書以道揚休美俾承
學之士咸知讀聖賢書而樂堯舜之道通經博學以無負
盛世作人之化此則先生之素志故竊以謂若徒以撫遺
聞傳軼事如昔人衣冠盛事桐陰舊話之所為猶淺之乎

盛字亦要
平據

校正

附

闕先生者也 騫山澤而蒙辱先生命俾之一言謹據其蠡
管

初白先生年譜序

查初白先生年譜一卷予友陳君^年輯^年為先^年外曾孫母查孺人先生弟^年女孫也夙通書史熟諳家世舊聞^年幼孤稟慈氏之教以有成居恆耳目濡染斷葱截髮之餘側聞緒論輒謹識之積以歲月而成冊書故于先生出處事跡皆信而有徵無少文飾先生學博而志宏少年足跡半宇內于書無所不窺卓然為當世儒宗所著周易玩辭集解及敬業堂全集並錄入

欽定四庫全書而詩學尤為海內談詩家首屈一指長洲沈文恪公輯別裁集亦極推許近武進趙雲松觀察撰十

家詩話

國朝惟推梅村敬業二家且謂先生直可繼香山劍南之後二公非如世之徒徇鄉曲之見者蓋天下之公言也古人之誦其詩必論其世此年譜之所由興作香山年譜者有陳伯玉及汪立名本傳世放翁年譜則雲松著之而錢竹汀宮詹亦著之獨先生未有年譜不無闕典顧從來作年譜之弊論者每失于繁蕪簡者又嫌于漏缺是書攷核詳審而紀載謹嚴可謂簡而有要不蔓不支既以尉北堂之思又可為讀敬業詩者得知人論世之概其與陳汪錢趙諸公書並垂不朽無疑也是為序

嘉慶戊辰春二月免床吳騫撰

霏雪錄題詞

今春偶從書舟收得舊鈔霏雪錄上下二冊前無序目不分卷。末有胡謚張文昭二跋亦不言若干卷按千頃堂書目但載銜績霏雪錄亦不著卷數豈當日本未編次邪其書于元季明初諸公緒言佚事摭拾頗多而攷核論議皆詳允不支雖有一二偶不檢照如以柳公度之壽為子華之類要不足為全璧之瑕在明人說部中洵為簡覈可觀故著錄家往往采引其書惜展轉傳錄其中舛譌脫落不勝悉數予從間從通介更借得小山堂舊鈔本細校即此本是也

存要
連上
不

然譌舛大略相同聞仲魚商注孝廉言黃堯圃主事有歲
本當更從借校庶幾可稱完善耳通介變鮑姓名廷
博歎人世所傳知不足主人者也與予以文字交垂
五十年君長予五歲知予愛霏雪錄即檢以見貽觀
其手校筆畫端謹挺秀無異少壯誠可謂熙朝之
人瑞并記于此以示勿後後得者身弗其寶之諸
嘉慶壬申曝書日年八十老人吳騫書于小桐溪
之後富春軒時年八十

西夏書序

松靄先生博學好古著書滿家為東南學者所宗雖
壽登耄耋神明不異少壯望之若仙往嘗著西夏列
傳以補史氏之闕頃復續成世記二卷載記五卷年
譜一卷攷三卷合前列傳四卷哀然為完書騫受而
卒讀深歎其網羅之富而致力之勤也西夏自五季
擾攘據有銀夏綏宥諸州地既而日漸開拓迄宋寶
慶末為蒙古所滅首尾二百餘載世為邊患當元昊
之僭號稱帝尤極狡獪倨悍于時宗上有仁廟之令
主下有韓范諸名臣良將帥嘉謀碩畫傑力一心張

方平夏^句竦革平戎之策屢建卒莫能翦除推殫寢及
繼世^句順^背逆靡常歲帶割地之舉略無寧歲遼金亦乘
其疲弊連相寇擾而宋益不支人第知北宋止于金
南宋止于元不知其受西夏之累亦不減遼金耳嘗
聞邑前輩朱先生一是之論曰西夏若保吉德明之
反覆曩霄之桀傲相繼為惡靈州以西如人之有疽
在脅助往寸而全體血脉為之哀耗其歷年僭位之
久幾與宋歷相等夫豈偏隅小醜之比顧元初脩史
史遼金而不史西夏西夏而傳則遼金亦傳可也後
之考史者每思補輯西夏書惟是世遠年湮記載闕

迺者究不尚
在傳前疑似
之尚

略訖未有成緒即若通攷所載西夏須知西夏樞夏
喃斯囉傳陝西聚米圖經元祐分疆錄劉渙西行錄
等^{三句}舉^句莫^句可^句攷^句而^句香^句祖^句筆^句記^句所^句云^句王^句槐^句野^句家^句架^句上^句之^句夏^句
國^句書^句究^句亦^句尚^句在^句彭^句鶴^句之^句間^句先^句生^句此^句
玉^句之^句府^句探^句遺^句珠^句于^句百^句丈^句之^句淵^句可^句謂^句
要^句孔^句子^句曰^句吾^句猶^句及^句史^句之^句闕^句文^句有^句馬^句者^句借^句人^句乘^句之^句夫^句借^句
馬^句事^句微^句聖^句人^句猶^句謹^句識^句之^句矧^句一^句邦^句之^句典^句有^句關^句于^句朝^句章^句國^句
故^句治^句亂^句興^句衰^句之^句鑒^句者^句紘^句先^句生^句不^句辭^句圖^句陋^句屬^句之^句一^句言^句于^句
是^句乎^句書^句

蓬廬文鈔序

昔宋羅子蒼有言今之學者不參六經而拾韓柳歐
蘓之緒餘筆史者不本春秋而希馬遷班固之近似
賦咏者不能三百篇離騷之雅奧而唐人章句之是
尋故皆只襲前人脚迹不能專門名家未免為擔頭
看花子讀亡友周勤補廬孝廉蓬廬文鈔而深歎其學
之博才之贍初不從古人脚迹求生活者蓋君之學以
六經為根柢子史百家為枝葉所謂本之固者其實
懋是以所著皆體大思精閱深奧衍能發前人所未
發集中若周年世攷纏纏數千言上下古今疏通證
明未嘗涉于雷同勦說可謂有裨經術又如史記首

黃帝說以為史記首黃帝非其本意也觀五帝本紀論及自序再參之封禪書可以知之論云學者多稱五帝尚矣然尚書獨載堯以來而百家言黃帝其文不雅馴播紳先生難言之于五帝中提出尚書言堯述百家言黃帝抑揚自見自序推本尚書春秋而曰卒陶唐以來者明乎刑書斷自唐虞前此宜置勿論今之托始黃帝則以漢臣而作史記義例當如此也何則漢自高祖起事即祠黃帝于沛庭迨孝景之世竇太后好黃老文帝及太子皆篤信黃老然則黃帝者當代天子所祖述憲帝之帝也而作史之年適當太初元年明堂改建諸神受紀之時正用黃帝迎日推

奠之法此而不首黃帝不特為下而倍上亦豈君子將順之道哉故十二本紀以今上直接黃帝其先後一揆也又嘗謂陳承祚作三國志帝魏而主蜀審時以勢亦有不得不然者承祚身為晉臣晉受魏禪不得不以統系于魏第取其書反覆諦觀陽若尊魏而陰實于漢其于先主志獨載群臣聖戴武擔祭告皇天后土之文何等堂堂正正所謂雄姿傑出有王霸之畧知人待士有高祖之風與夫惡直醜正者不同年語矣特作李漢職官封爵二攷以補司馬紹統續漢志之闕凡此皆其卓見遠識超越前古非拘于尋章擿句之士所能望其屋略是以遊歷所至多為老

師宿儒所傾倒而大興朱文正公元重君品學每為
 引薦迨公方正殛席則君已謝世不及預承明著作
 之任亦其命也夫君平生撰述等身已刊行者僅什
 之二三其餘各種及詩文集未授梓者尚什之六七
 藏于家且捐館十餘寒暑來在南榮二子園未能卜北以安
 體魄昔者揚子雲以太元法言授弟子侯芭卒侯芭
 為之起墓服喪昌黎既沒有門人李漢編傳其遺書君
 少孤家貧力學長年客遊四方平生于師友風誼尤
 篤又安知無好義若侯芭李漢其人亟為之料理者
 乎爰書之以引其首簡嘉慶辛未夏四月識昔年七十
 又九

水墨齋詩序

予于荆南吟社諸子交黃君柿庵最晚而意獨親于其詩
 也見之亦不多而獨許其可傳蓋詩發乎情而貴乎真以
 關夫品地之超卓襟抱之高曠柿庵為人端慤有志操不
 慕浮華篤于山水友朋好讀書工詩善畫布衣紉履獻傲
 煙霞凡任臺杜榭間無一日無其迹又有才女快婿晨夕
 相唱和雖龐公之高致東野之閑逸度無以遠過故其詩
 若太空之雲卷舒自如而不涉摹擬雕削之跡試觀集中
 諸作皆春容雅雅乍讀之如不經意然而恒情俗態無一
 字點吾筆端具見其真且高昔人云人所應有已不必有

人所應無盡無又如雲林之畫蕭疎澹遠筆愈簡而趣逾
永斯其所以為水墨之詩與予與柿庵契濶者六載昨歲
復相晤于墨陽山館握手言歡相對若夢寐臨分出此稿
屬之一言予文烏足以為柿庵重顧惟夙昔相契之深今
老矣雲山悠邈歲月以往更面何時爰書此以引其端亦
聊以寫拳拳之意云爾嘉慶辛未秋日

此為另寫初

拜經樓詩集續編自序

予以嘉慶癸亥之春哀次舊稿得古近體詩千餘首為
拜經樓詩集十二卷梓以問世距今又將十載撫拾殘
賸復得三百餘首為續編四卷附詩餘一卷曰萬花漁
唱續授劑氏噫是亦不可以已乎憶予自少癖耽吟咏
每遊武林輒喜從諸名宿譚藝嘗聞諸堇浦杭先生之
言曰吾人讀書修業要使他日一言一咏有可以刻而
傳之者藉以自攷其得失非求勝于人也間復論及詩
道之源流先生曰浙中詩派夙宗唐音蓋源自雲間昔
陳臥子先生為紹興司李名重于時吾杭西餘十子咸
從問業各得黃門之一體嗣是西河竹垞諸君皆宗法

唐音與新城尚書遙相應和自吳孟舉陳言揚等三數
公專以宋詩爲尚學者靡然從之于是浙西風雅幾爲
之一變苟有好學深思之士起而振之力求復古安在
其不可復還舊觀也予深韙其言迄今忽忽猶昨日事
屈指先生之歸道山且四十載矣先生文章學術爲世
所宗仰積久彌光惟予少旣失學晚益頽廢無成微特
昔賢涯涘末由津逮卽欲希風前輩亦復譚何容易有
負于先生之教誡者不亦多乎梓旣成漫書數語以識
丙媿壬申孟春穀日八十老人騫自題

扶風傳信錄序

康熙中義興許生遇狐仙胡淑貞事世競傳說而文人學
士登諸載記如王漁洋居易錄鈕玉樵觚賸徐竹逸會仙
記新舊宜興縣志等不一而足均未免參差譌謬所謂傳
聞異詞也友人任茂才安上示予一編曰叙事解疑視之
卽許生大父可覲親筆著錄皆其祖若孫當日身與諸娃
晨夕往還問答餽遺之事年經月緯排日按時晦明風雨
歷歷無爽較得之傳聞者爲確鑿可據惜可覲雖老諸生
通文義未及援據史傳卽以當日宮闈之事如伶元之遇
通德使人有占燈擁髻之感又不能博徵仙典究論還丹

度世之術而所記皆尋常世俗雜務且其辭不達意者間亦有之爰稍翦其繁蕪并取詩辭之近雅者著扶風傳信錄一卷非敢效睽車幽恠之所為庶不致傳譌于後世云爾顧其事更有可異者昔東晉時陽羨許彥遇鵝籠書生于綏安山下離奇詭變至今人稱道乾乃扶風之事又出于許仙邪神邪鬼邪幻邪何其獨與因之有良緣邪漫書數語以引其端

秦

小峴先生女及七十歲壽序

竊嘗瀏覽前人詩文集每見一二山澤之臞巖栖谷飲

枕石漱流放浪于山巔水湄者間多壽考長年唱酬歌

咏流于篇籍傳諸好事注而有至于顯榮貴達居廟

堂之止非乏期頤頌德之英地望既懸事功各異等而

上之則銘勒敦彝次亦聲施竹帛自有不朽者在要無

藉乎散人畸士之敷揚所謂鐘鼎山林之不同也唯唐

之白太傅宋之杜祁公富韓公文潞公司馬温公諸賢

勲業文章卓為當世所推重而又通懷樂善汲引寒賤

事非 十九

十一 十二

者

西朝特

十三

十四

不樓 不指

雖處廊廟之崇未嘗一日而忘江湖之樂迨乎晚節優遊里社累舉齒會若九老睢陽者英之等載于詩

文傳為圖績不一而足至今膾炙人口為曠代之美談

自時厥後此風亦未易數觀以騫所知若今少司寇

錫山秦公小峴先生之品度殆可以庶幾前哲者與

公以詞賦起家經明行脩博通古今而長于政事

廉退恒懷止足之分前歲未屆懸車輒引目疾上乞休

天子璋

及子方深倚毗優詔慰留以目疾易平痊日仍着來京供職

自是非一公之忠誠直諒久荷

且

知焉能得此

公歸之日天下想望風采不啻景星慶雲

養攝餘暇日與友朋山水尋舊盟續古權家有園亭水

木明瑟介在平泉獨樂間花晨月夕歌詠

最久仁風惠績尤不勝悉數嘗脩三賢堂于西湖又葺

白公祠田紫微山而為之記人皆謂一公洵白公後之

一人而齊則以為

德令聞久著朝野且精明純固起居言動猶少壯詩曰

樂只君子壽考不忘昔杜雷文諸公多登大臺歐陽

且

道遠

且

其
其
其
其
其

公觀五老圖詩曰白髮憂民雖種、丹心許國尚桓、
方之于、公當無二致然則爾日香山履道之初建廟
也無疑也今春孟陬良日
略摠燕陋隨浙人士後以介一觴焉、公其將笑而頷
之乎

嘉慶十七年歲次九月

才貢生身壽坊首拜纂門生陳順首拜

心文廿六行示後四行共計三十行每行連格三十四字

釋錢

戊辰冬過叔未八孰精舍出觀此器形類平削度以漢憲
僂銅尺得內廣二寸二分長四寸四分內之亦兩開作句
如兩足相刺火接近內處廣四寸二分長尺一寸重廣法
兩 錢此蓋古之錢也書顧命曰一人冕執錢立
于東垂一人冕執瞿立于西垂傳曰錢瞿皆戟屬騫按錢
瞿之制與戈戟同類則接近當衝出又不上指說文所謂平
頭戟也第戈戟有內有胡有援而錢瞿有內及接近而無胡
戈戟內與接近皆有小方空以束秘此錢內有二方空接近
秘處復有二圈空皆所以固秘而不使有掉蚘之患也古

之用戈戟于陳衛者多兩兩相比顧命曰四人綦弁執戈
上刃夾兩階阼左傳曰二執戈者前矣是以古戈之有文
字者或在左或在右以為識別戮瞿則一人執之以立于
東西垂故兩面有花紋而器亦較戈戟為大或曰如子言
安知其非瞿也曰按說文戮从戈癸癸字象人兩足刺
心之形故曰承壬以足而援之又如天所謂陳揆于癸可
以揆度者此非特諧聲亦有象形之義波知其為戮也而
非瞿也叔未叔葢三代鐘鼎彝器尤精攷考未雷以新言
為有當否

嘉慶己巳上元前一日吳震觀

漢雞鳴戈說

校正

叔未又得古戈青綠深厚制作醇古非後世所般作也有
胡有援獨無內援廣一寸五分長五寸胡長三寸胡之內
有柱圈如甬長四寸中虛可以納秘柱端有梁翹然若雞
之冠援兩面皆有花紋又有兩目若雞之眼柱上亦有花
紋及二目援之首全作雞喙之形攷工記冶氏為戈廣二
寸內倍之胡三之援四之注云戈今句了戟也或謂之雞
鳴或謂之擁頸內謂胡以內接秘者也予所見古戈無慮
十數皆凡內胡援三者皆具內與胡又皆有長孔或三或
四以束錮其秘此戈獨無內及孔蓋以秘納于柱中自無

搖掉之患故無庸作內及孔與攷工又曰長內則折前短
內則不疾今以秘納柱則倨句合度自可無折前不疾之
患與然則此戈是漢器而可為古經之疏證者予故直名
之曰漢雜鳴戈此以駮世儒之深于攷古者如
因而繫以說如此

校正

雪夜授經圖記

雲夜授經圖樵李父子后山為予友陳茂才半圭作也半
圭少孤家貧母查孺人苦節教撫以反于成為人勤學好
問早歲補博士弟子經明行脩閩黨咸稱焉蓋一本于聖
善之訓也孺人為少宗伯橫浦公女孫而內翰初白先生
其世大父也夙嫻內則稟詩禮故教子尤有法昔初白母
鍾淑人忠惠公孫女通明有知識贈公逸遠先生長客游
四方淑人以慈母而兼嚴父恒以崇碩學略才華誨督諸
子緣是初白兄弟皆有聞于時若孺人之早歲孀居不辭
食冰茹蘗之苦而為畫荻丸熊之事其境地遭逢視淑人

更何如邪今孺人年開七帙而神明不衰勤操作如少年
蓋天之所以報賢母者猶未艾也古人于忠節孝義往往
著之所青以傳永久如錙子政作列女傳顧長康為之圖
畫迄今猶有存者然則是冊也雖垂諸無窮以為世勸而
可矣

校正

金提控印攷

偶得古官印二一曰總領提控之印度以漢慮僦銅尺方
三寸四分重廣法一十八兩背刻右方一曰副提控印方
二寸五分重一十六兩背刻左方副提控印二左方印製造年月
多繡蝕莫可辨識蓋竝金源印也攷金史百官志凡職帶
提控者甚多大抵係虛銜兼職惟專稱提控者志雖不甚
詳當為統兵大員品秩與都統元帥相差續文獻通攷金
元帥從一品元光時招義軍設總領提控故時皆稱元帥
為總領吳門素壽皆藏一印曰提控之印背刻正大二年
十月日大名行部造按金史宣宗紀興定二年夏人犯龕

谷提控與谷瑞及其副趙防擊走之此又提控與副提控
統師之明證也歛縣汪慎儀藏一印曰提控所篆字印背
刻興定元年造疑此類乃如史志所載提控規運薪炭使及
提控關鍵提控抄造引紙提控案牘等皆五六品以下之
散秩無預乎軍旅之事者余文房所收宋金官印宋二曰
拱聖下十都虞候朱記山左金石志以為
曲阜顏氏藏者誤曰招撫使司印金
印三曰勾當公事之印背刻正隆四年造山
左金石志作宋印誤曰總領提控
之印曰副提控印其他所見宋金印亦不少惟唐時官印
自金陵男典書丞雞林道經略使外頗不多見嘗觀唐書
說禮部員外郎廳前有大石諸州府送到廢印即于石上

碎之故令孤楚元和初任禮部員外郎詩曰移石幾回敲
廢印開箱何處送新畝此又可供論古者一解願云
嘉慶庚午歲除前三日吳騫志

重開虹橋堰記

校正

平湖本海鹽縣東境明宣德中始析置邑有當湖在城之南即古東武湖也亦曰東湖周四十里汪洋瀚浩流分九派東西南北無所不達而西南尤盛實諸邑之襟喉也原西南地勢海鹽視平湖稍高迤邐而西至海寧則尤高直至石門仁和綿亘五六百里間其形類鉢盂之頂棋局之中心又無深溪大澗之停蓄惟仰藉此水以資灌溉自乾隆元二以來水勢漸縮然未經大旱亦未甚告病至甲辰乙巳間浙西頻年旱暵當湖之水自救一邑且下暇焉能波及他邑故鹽寧以西諸邑尤困每遇六七月間無論支

流涇汊皆化為斷港絕潢而田疇數十萬頃彌望悉為焦
 原槁壤小民奔走告災無虛日上官惟事仰禱于天卒莫
 知俯察于地^或夙聞平湖有虹橋堰者在當湖東北四十
 五里曰後庫港之側逼近松江府華亭縣界上承三泖之
 流潮汐直貫虹橋西注當湖支雖九派而西南與鹽官之
 谷水合故宋祥符圖經有谷泖之稱不知何時虹橋傾圮
 村民初設舟為渡既而築堰又且日漸填塞侵占成平地
 幾迷夫其故跡此水不通則自平湖以西諸邑皆不免涸
 轍之憂而更不第此也即三泖潮至此無所消泄銀山雪
 浪反逆折而回^東衝擊田廬近華亭數十里間亦深受其害

校正

蓋當湖實泖水之歸宿不通則彼此交困嘉興府柳志謂
 當湖三泖所自出不知三泖本發源于松江上海江海交
 流匯入于當湖故曰當湖實三泖之委輸而諸邑之襟喉
 也予既深知虹橋堰之斷不可築柰所居越在鄙遠又無
 親民之責且工興事鉅徒手奮呼于何能濟念尚可與圖
 者有執友二人曰陳君映千一日張君川如二君皆懷
 經濟才又與予^或為莫逆交丁未夏映千遣^權平湖訓導事
 予亟遺書屬轉述于邑宰遵義王君恒君勛得其實發丁
 夫星夜具畚插從事而愚民猶有撓之者君弗顧趣決之
 水果沛然而至且築橋以通行旅是歲自平湖以西諸邑

雖未即暢淫幸皆有薄秋然苦經費未充僅就平邑士民捐輸三數百金以集事固殊暇為永久計也越歲己酉夏旱尤甚遠近益惶惶予細察知虹橋堰雖開然決口猶淺隘蓋疏洩導之功非有大力者不辨時川如方在大府琅公珩幕予復致書俾懇請于琅公遂發鹽運使帑金命大員往督其役于是萬姓踊躍歡聲動地鳩工誅石剋日告成事橋之規制視舊既加擴并勸民間平日所侵占水道而盡疏浚之于是水秋至川瀆皆盈而朝夕潮往來順軌是秋即告豐稔迄今二十餘年訖無旱潦之患者賴有此水之濟也按尚書曰三江既入震澤底定

三泖本出三江之口西入虹橋趨當湖一支西南入海鹽復經海寧石門仁和滙于塘栖南達省會之北新關北流入太湖太湖即震澤也計程六七百里雖古今水道或未必能悉符神禹之故跡然或可因之以想見其彷彿又魯應龍閣憲拈異志謂當湖泖港至今直通太湖斯尤其確證與橋中高四丈廣一丈長四丈八尺南北二旁衛以石堤各十餘丈下作三星可通巨編橋東數十武復建石礎二各高數丈以禦大汛之潮勢予以嘉慶戊辰秋躬履其地目驗之凡潮長之痕剋其橋柱約高至五六尺現製宏壯允為東南之鉅防而諸邑之永賴矣

末庶後之言浙西水利者有所攷云映十名焯烏程人鎮
海訓導川如名增江南桐城人烏程主簿相國文和公^子也

嘉慶己巳秋日海軍七十七更吳篤識記

依一字寫

案虹橋堰實東南數邑水道所關而平湖縣新舊志^多不載
不甚詳晰故錄著于此後之脩志乘者更審焉

